

都说四十

——改革开放40周年

听党指挥，跟着党走
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



苏州银行
BANK OF SUZHOU

水绿故园放歌行

□ 明庆国

盛夏时节，地处里下河地区的盐阜大地迎来了一年中最浓情的季节。当空骄阳如火如荼，蓄积经年的满腔情爱就这样毫无保留地洒向她衷情的这块革命圣地。被点燃激情的众生万物应时而动、顺势而为，一幅幅战天斗地、干事创业的壮丽画卷次第展开。而云雀、摩羯、温比亚等不期而至的台风尽管多次影响这片幸福的热土，但每次都只是带来丰沛的雨水和舒爽的清涼。这块多情的土地，因充盈的阳光雨水滋养而变得日益生机勃勃、富饶壮美。登高远眺，城里，楼宇洋房鳞次栉比，街衢高架虎踞龙盘，工农商贸一派繁忙，广场公园游人如织；郊外，河渠交错、阡陌纵横，草木葳蕤、绿荫如盖，飞鸟翻空、游鱼吹浪。侧耳静听，鸟声啾啾、蝉音吱吱、蛙鸣阵阵，此起彼伏、袅袅不绝，恍若人间仙境。

从市区的住处上高架，过国家级高新区，沿盐金线西行五公里，有个绿水环抱、绿树成荫的村庄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。曾经“槐柳阴中野径斜，雨雪泥泞晴灰扬”，如今“水泥大道通到家，十里乡邻无不夸”。每次回老家，总会迎来左邻右舍济济一堂。那一一张张曾经烂熟于心的面容总会有些变化，那是岁月雕琢留下的时光印记，是历经沧桑沉淀的开启智慧，是奋斗人生赢得的功名勋章，是迈向新时代流露的幸福心迹。无论你在外多么显赫富贵、多么落魄潦倒，到老家，在他们眼里，你还是那个调皮捣蛋的小强、那个逃学旷课的大牛、那个爱哭鼻子的小丫。在他们面前，你神情轻松愉悦、心扉敞亮清透。他们随意叫唤你的乳名和绰号，说笑你儿时的糗事与不堪。闲之，你除了开怀与欢笑，没有丝毫不快。这些与你、与你父辈同龄同时代的同庄人，尽管许多人与你不同姓氏，但他们与

你共饮一河水、相邻生活十几年，是你人生起始的见证人、呵护者，是你的师长、玩伴，与你情如手足、爱似父子。与他们常相见，谈人生、话家常，不啻人生快事。

“小刚在城里买了新房，国庆节准备结婚了”“李奶奶摔断大腿，用了五万块，合作医疗报销了三万多”“王大伯家的五亩地流转给种植大户，每年租金收入五千块，平时去做杂工还有工资拿”“刘大爷被结对干部安排到生态园上班，生活有保障，脱贫在眼前”……谈笑声中显民情、见民意，闻党风、知政声。亲切的乡言土语中既饱含对你的挂念与不舍，也有对当下生活的知足与感恩，有种种小确幸和众多小目标，有历经生老病死的人生感悟和生活中的困顿烦恼。

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年逾花甲的刘大春。久未谋面的他换了个人似的，曾经哀怨的眼神、愁苦的面容已不见踪影。开怀爽朗的笑声显得精神百倍，连微驼的腰杆也挺拔有力了许多。小时候听说过，刚高中毕业的刘大春为了挣工分口粮，到生产队里摘棉花。有一次收工时，被查出怀里藏了两把棉花。村干部不管其年少且为初犯的实际，也不管他只是打算带回家给瘫痪在床的爷爷做夹袄，就无限上纲上线，把他作为反面典型进行批判。在当时的农村，高中毕业就算得上是高学历，但因为此事，后来无论是推荐上大学、参军入伍，还是做村干部、代课教师，都与无缘。刘大春只能承继祖业修地球。日久，内心郁积的悔恨哀怨爬到脸上扎了根，精神的萎靡和生活的重压将他定格成一把满弦的弓。

让刘大春在人前能把腰杆扬眉吐气，是从他大儿子牛牛考上名牌大学那天开始的。刘大春花钱在村部广场连续放了三晚上的露天电影，还逢人就说：真是碰上了好时代，如果是过去怎

么也轮不到我家儿子上大学！老大放样子，老二老三不落后，也相继跨进大学门。一家三个孩子上大学跃龙门，刘大春成了传奇人物。多年堆积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，十里八乡的人遇到刘大春无不翘起大拇指夸上一番。这几年刘大春老两口一直住在深圳大儿子家，碰巧近日回来遇到我。“牛牛上个月提正处了！”激奋之情溢于言表。牛牛与我年龄相仿，十年前考进深圳某机关工作。

看到刘大春青春焕发的模样，我眼睛湿润了。在那个近似疯狂的年月，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刚步入社会就被带到各种会议上，接受声色俱厉的批判，心灵遭受的创伤常人难以想象。背负着重精神枷锁的他长大成人，直到把三个儿子送进大学，其间经历了多少个不眠之夜，承受着怎样的痛苦与煎熬，又靠怎样的坚忍与执着活下去，只有他自己清楚。刘大春是幸运的。40年前的一场改革开放大潮，冲破了人们思想上的禁锢和精神上的桎梏，也拯救了刘大春们，使他们活出了自由，过上了幸福的新生活。

落日的余晖给老家这座村落披上了迷人的金光。与故乡欢聚的日子总是过得太快，离乡返城是一种难以决断的割舍，就像一部激情大戏刚上演到高潮处便戛然而止。故土难离，故情难舍，故人难忘。村口那条不知流淌了多少年的河流依然碧波荡漾，岸边行行垂柳葱郁氤氲，一叶小舟静泊河岸，两只白鹭俏立舟头，四目凝视两岸的一草一木和人来车往。“若教眼底无离恨，不信人间有白头”。此刻，我能真切地体味到大诗人稼轩当年的离愁别恨。回望来路，村庄在目光所及的视野里已渐行渐远，最终幻化成一滴晶莹翠绿的水珠，以一抹透心的清涼和恒久的力量伴我走向壮阔的前路。

万里之外手机牵

□ 陈中华

前些日子，利用周末的闲空档儿，去看望年近八旬的姨父。刚进屋，只见他手拿手机，眼戴老花镜，正与远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读书的孙子视频，便也凑了上去，跟姨表侄寒暄了几句。虽远隔重洋，相距万里，可视信号一点不差，图像清晰，音质自然。一旁的姨母告诉我，自打孙子出国留学后，老两口整天朝思暮想，放心不下，姨表弟无奈给他们各自买了一部智能手机，还不厌其烦地示范，手把手地教，直到他们熟悉操作，运用自如。现如今，只要时间允许，爷孙俩总要通过视频，跨越时空，看上一看，聊上一会，思念感、距离感荡然全无。

姨父出生在战火纷飞、缺衣少食的年代，兄妹6人，他排行老大，小时候虽然聪明好学，但由于家庭

条件所限，书读得不多，小学没毕业就跟家人一起下田务农。结婚生子后，饱受没有文化之苦的姨父，节衣缩食，勤俭持家，不仅把3个子女拉扯成人，还都让他们考上了大学，有了体面安逸的工作。特别是我的姨表弟，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国有企业，在技术岗位上干了3年多。九十年代的“下海”潮，使他怦然心动，毅然辞去了稳定的工作，率先干起了民营企业，很快步入了良性轨道，成为众多亲友心目中的“大老板”。这不，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保证，儿子出国留学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

姨父把手机视频玩得轻车熟路、得心应手，让我不由自主联想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信事业发展的巨大变化。30年前，我初到所在镇报道组从事新闻报道工作，学写的一篇《乡下人用上了对讲

机》的稿件发出后，没想到竟先后被新华社《经济参考报》《新华日报》《盐阜大众报》等10多家国家和省、市新闻单位采用。我想，乡下人用上对讲机之所以能成为新闻，登上各大媒体的“大雅之堂”，关键是因为它的稀罕、它的物有所值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乡下连“摇把子”电话都难找到，信息传递都得靠书信、电报等途径，往返周期较长，就连电话也得1—2天。对讲机面市后，先富起来的一批精明农民看上了它的好处，一伙搞经营或办企业的买个几部，方圆几十里内都能通上话。但时隔不久，程控电话通到了农村，乡里人又争先恐后地把电话搬进了家。毕竟电话不能随身携带，外出总是不便。好在这时有BP机，数字的，中文的，只要在国内，都能联系上。可惜，这东西只风行

了一两年，就被一种当时管叫“大哥大”的新式“武器”取代了。虽然时价万余元，但一些有眼光的“大款”还是不惜一掷万金，先用为快，图的就是方便、快捷。就凭这“玩意”，足以让他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游刃有余、露尽风头。

套用一句已经广为流传的话：“不是我明白，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。”这几年，手机价格一降再降，花个千儿八百的，就能置上一部。而且功能越来越多，既可视频又能聊天，既能上网查信息，又能网上做买卖，万里之外如在咫尺，清晰又亲切，好不快哉乐哉！

从对讲机到电话，从BP机到手机再到互联网，不仅反映了通讯工具的更新，更折射出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。

越活越年轻

□ 王洪武

清晨，我刮完胡须，穿上鲜红的T恤衫，戴上雪白的鸭舌帽，兴致盎然地来到市区一条新拓宽的马路，散步观光。一位多年未见的好友惊喜地过来与我打招呼：“诶，这不是咱们的王教授吗？”

“你真是越活越年轻啦！”我答曰：“是啊，去年20，今年18嘛！”说完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其实，我哪里是什么教授，只是因为当年业余时间给中学生代过几天作文辅导课，又因人太瘦，大伙便戏称我为“教瘦”。也是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已参加工作多年，但工资一直是34块5，加之妻子在农村没有收入。这微薄的收入要养活4个小孩、还有两个老人，其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。我长期吃食堂，基本没什么油水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更是经常处于饥饿状态，一度患上了浮肿病、胸膜炎。无奈，我把妻子和孩子都接到身边，可单位住房又无法解决。全家6口人就挤居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“鸽子笼”里，下班回家人挤人，来了客人更没法坐了；夜里若有一人打呼噜，便扰忧家里所有人。夏天，小屋更热得像蒸笼。夜里睡不好，白天多烦恼，整天还里遑遑的。可以这么说，我那时的瘦，以至于苍老，就是缺粮少菜“饿”出来的，是“鸽子笼”“憋

出来的，是生活的重担“压”出来的。

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。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，改革开放风起云涌，城乡经济迅猛发展，我的月工资由四五十元很快增加到百十元、几百元，2003年退休时已达1600元。那时，妻子和孩子们也都有了收入。以往家里就餐，老伴都是先盛饭，后上菜，因为没钱多买菜，怕菜上早了不够吃。这些年，老伴将它倒了过来：先上菜，后盛饭。做的菜五花八门、荤素搭配，时而又弄些老酒、饮料让大家吃个痛快。她上菜，还总是先上汤，说是洪绍光教的，饭前喝汤，身体健康；饭后喝汤，就要发胖，老伴已把“食”之大事提到了健康的高度。提到住房，那更是“乌枪换炮”。一家人挤了许多年的那间“鸽子窝”早已拆迁，先是单位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了我们家一套三室两厅的“房改房”。不久，儿子姑娘们又陆续搬进了宽敞的新居。冷了、热了，有空调；要洗澡，不出家门，热水器一开，哗哗流水就上身了；要出门，孩子们都有私家车，招呼一声就来了；平时我写作，电脑、打印机以及数码相机等应有尽有，手指敲敲点点，稿子图片就发出去了。没几天，邮递员便将带有油墨芬香的样

报报刊送来了，那高兴之情就甭提了。

国富民强。国家富裕了，我们百姓的“腰板”也硬了。即使遇到些难关也能比较顺利地跨越。我因平日香烟吸的太多，2004年体检，发现不幸患上了肺癌。这晴天霹雳，吓坏了我和一家人。孩子们迅速驱车将我送至上海，请专家为我做了手术，回来又搞了6次化疗。医疗费用国家大都给报了账。

而今，我们老两口的退休费已涨到八九千元，比改革开放前多了300倍。平日在家，我要吃什么有什么，要穿什么买什么。灵感来了，就键盘上敲敲；兴趣来了，便铺纸挥毫，画画或写字，发到网上，也能赢得不少翘起的大拇指。被报刊用出了，更是欢喜得不得了。加入了省作协、省书法家协会，比之“教授”也心满意足了。此外，我便午间打拳，早晚散步，健身强体。现在城乡建设多好啊！真可谓：到处莺歌燕舞、花团锦簇。游玩景点、健身场所比比皆是。看看也开心，练练更舒心。加上社会文明，邻里和睦，儿女孝顺，言路开放，尽情说说笑笑

笑，没人再给“穿鞋戴帽”。有道是：心宽体胖。10多年过去了，眼下，我的身体不仅没有被疾病打垮，而且脸庞比以前丰满红润了，腰身比以前圆壮了，精气神比以前足了，戒烟限酒喉呢也不痒不咳了，七十有八的人，头发还乌亮爽滑，配以潇洒的衣着，更显风度翩翩。要不是改革开放带来这优雅的生活环境、丰厚的生活待遇、优越的医疗条件，哪能有我的今天！

改革开放越深入，伟大祖国越繁荣。生活在这美好的时代，我们老人完全可以像我们国家一样，越活越年轻！

